

哥伦比亚国际投资展望

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投资中心

FDI 热点问题的观点

系列 199 2017 年 05 月 08 日

总编辑: Karl P. Sauvant (Karl.Sauvant@law.columbia.edu)

执行编辑: Matthew Schroth (mas2443@columbia.edu)

美国企业税制改革和全球 FDI 流量*

Miguel Pérez Ludeña**

美国是 FDI 的最大来源国，占世界 FDI 存量的 24%。现在国会和新总统正在酝酿企业税收制度的改革方案，特别是针对跨国企业（MNEs）在外国收入的征税方式，我们应该考虑这些方案对 FDI 和跨国公司行为的影响。

目前，在扣除了支付东道国的税款后，美国的跨国公司仍需要为其外国子公司的利润支付税款。由于税款通常被推迟到收入流回美国才支付——并且美国的公司税率（35%）高于大多数其他国家——公司往往会在积累其在国外的收益，以避免国内的大额税单。根据最新的估计，美国公司在“再投资的外国收益”中持有 2.343 万亿美元的境外资产¹。作为跨国企业的惯例，其中一半的款项已经再投资于生产性资产²。但据估计，这笔款项的另一半仍以流动资产的形式留存在低税率领域³。

解决这一扭曲的改革将对 FDI 流量产生短期的和长期的影响。首先，部分方案计划通过征收一次性费用来代替税务责任以促使跨国公司将其在外国积累的财富调回美国⁴。如果跨国公司认为这一方案像 2004 年的“美国就业创造法案”（AJCA）一样是有限期的，那么调回美国的金额可能会非常高。例如，假设最终的协议仅能吸引以流动资产形式存有的再投资的外国收益的一半（或占总额的 25%），那么被调回美国的金额将达 6000 亿美元，是过去几年来美国平均年 FDI 流出额的两倍。这个改革应尽量使上述效果持续数年，但美国的年 FDI 流入（和其他一些国家的 FDI 流入）仍将严重扭曲⁵。

母公司将会如何使用这一次性的资金流入呢？改革的目标是增加对美国的投资。但大部分累积的外国收入都由的大型信息技术和制药公司所拥有，而这些

公司已经可以在美国获得尽可能多的资本⁶。因此，这些一次性的资金流入更有可能被用于减少债务、支付股息或进行大额回购。这也可能会增加国内收购的需求，而这一需求在技术公司中已经很高了。监管机构和市场参与者应该意识到这一突然的资金流入可能会对金融市场造成的潜在破坏。

从长远来看，改革可能会减少外国留存收益的动机，从而使美国企业的外国子公司的再投资率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再投资率相当。这主要会影响在低税率领域流动资产中保留的再投资收益的类型。但是，即使这对重新投资生产性资产的决定影响甚微，一些东道国仍会受到影响。例如，美国跨国企业的再投资收益占墨西哥 FDI 总额的 19%⁷。这些影响也可能存在于两个非美国经济体之间，因为美国跨国企业的外国子公司拥有较少可投资于其他国家的资本。

第二个方面是防止跨国企业通过转移利润来避税的全球性努力的影响。如果改革使美国的企业利率与其他大型经济体相当，那么就会大幅减少全球公司税制的严重扭曲。但除非公司税被取消，否则美国公司（就像其他国家的公司那样）仍然有动力将利润转移到避税天堂。

总体而言，随着公司放弃再投资的外国收益，美国的公司税改革可能会产生大量的 FDI 流量。从长远来看，较低的公司税可能会增加对美国的投资，但是调回的外国收入却不会被投资于社会再生产领域。但是，如果能减少美国公司将利润转移至国外的动机，这一改革可能会有助于协调国际税收制度和阻止侵略性的税收筹划。美国政府和其他国家政府应抓住机会，继续在此议程上进行合作。

（南开大学国经所赵泽堃翻译）

*哥伦比亚国际直接投资展望是一个公开辩论的论坛。作者表达的观点不代表 CCSI 或哥伦比亚大学或我们的合作伙伴及支持者的意见。

**Miguel Pérez Ludeña (Miguel.Perez@cepal.org) 是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ECLAC)的经济学家。作者特别感谢同行评议员 Jennifer Blouin, Gary Hufbauer 和 Leslie Robinson 的宝贵意见。哥伦比亚国际直接投资展望 (ISSN 2158-3579) 是同行评议刊物。

¹参见 Jessica McKeon,“无限期再投资的外国收益依然在上涨,” 审计分析,

<http://www.auditanalytics.com/blog/indefinitely-reinvested-foreign-earnings-still-on-the-rise/>。

²参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UNCTAD), 2016 年世界投资报告(日内瓦: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2016), p.7。

³Jennifer L. Blouin 等,“永久再投资收益的位置、组成和投资影响,” 2014 年 7 月 8 日, <https://ssrn.com/abstract=2154662>。

⁴ 上届政府建议将收费率设为 14%，但新提案可能会低于此水平。参见 2015 年总统经济报告(华盛顿特区:经济顾问委员会, 2015), p.219,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sites/default/files/docs/cea_2015_erp_complete.pdf。

⁵调回收入被视为本国的 FDI 流出（国际收支平衡表金融账户的贷方）和东道国的 FDI 流入（借方）。

⁶根据美国就业创造法案 (AJCA) 的经验，只有资本约束的公司才能使用回收资金来增加投资。参见 Mitchell A.Petersen, “投资与资本约束：美国创造就业法案下的遣返报告”（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文件 No.w15248, 2009 年 8 月, <https://ssrn.com/abstract=1454981>。

⁷墨西哥经济部,

<http://www.gob.mx/se/acciones-y-programas/competitividad-y-normatividad-inversion-extranjera-directa?state=published>。

转载请注明：“Miguel Pérez Ludeña, ‘美国企业税制改革和全球FDI流量’, No. 199, 2017年05月08日。”转载须经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投资中心授权。转载副本需发送到哥伦比亚中心的 ccsi@law.columbia.edu。

如需详细信息请联系：哥伦比亚可持续投资中心，Matthew Schroth, mas2443@columbia.edu。

哥伦比亚可持续投资中心（CCSI），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和地球研究所联合建立的研究中心，也是致力于对可持续国际投资加以研究、实践与讨论的应用研究中心和论坛。为扩大国际投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CCSI通过跨学科研究、项目咨询、多方利益相关者对话、教育项目、资源和工具开发，承担着研究并推广实用方法和解决方案、分析热点政策性议题的重要使命。如需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www.ccsi.columbia.edu>。

最新哥伦比亚国际直接投资展望文章

- No. 198, Terutomo Ozawa, “How to handle the job-offshoring backlash?”, April 24, 2017.
- No. 197, Ana Arias Urones and Ashraf Ali Mahate, “FDI sectorial diversification: the trade-transport-tourism nexus,” April 10, 2017.
- No. 196, John Gaffney, “The Equal Representation in Arbitration Pledge: two comments on its scope of application,” March 27, 2017.
- No. 195, Laza Kekic, “FDI to the UK will remain robust post-Brexit,” March 13, 2017.
- No. 194, Ilan Strauss and Vasiliki Mavroeidi, “How India can benefit from FDI: lessons from China,” February 27, 2017.

所有之前的《FDI展望》可通过以下网站获得：
<http://ccsi.columbia.edu/publications/columbia-fdi-perspectives/>.